皇明史概

朱國禎輯

紅丸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八月丙午朔　上即皇帝位初
神皇寢疾至七月中旬不食且半月　皇太子未得見
閣中止方從哲一人臺省叩閣請問御史左光斗曰公
宜率百官問安應曰　上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
中楊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
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
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　上知第令宮中人知廷

臣在門公夏言宿閣中日無故事曰蹈公不詗史志聰也詢待尚問故事壬辰會九卿臺省入思善門文之司禮監傳命且退甲午　上御榻整冠被衫召見閣部大臣稽首視萬福吏部尚書周嘉謨以補大寮臺省請　上曰待朕小愈兵部尚書黃嘉善以邊事請　上倦不答諸臣遂出口肝　皇太子尚與閣宮門外漣光斗使人語東宮伴讀曰　上病亟不召　太子非　上意薄暮可還宮遲明力請入　侍嘗藥視膳向夜無蹔出丙申　神皇崩遺詔內閣同司　禮監輔　太子丁酉　光皇覩合發畢以內帑百萬犒　邊東戊戌百萬犒九邊己亥盡

罷天下商稅撤還中官悉下諸奏給事中有要閣臣會
極門者曰　大行在殯以今旨行非便宜封還未下者
屬司禮留中御史張潑曰朝臣望奏下如饑渴食飲留
中二字天下方感頌何得出自我輩且旨本父命繼述
大孝也何不可之有閣臣語司禮司禮曰官家閣章奏
恒至夜分其等何敢留時鄭貴妃先以侍疾在乾清宮
既成服托保視為名尚未還本宮多獻珠寶美女知李
選侍尤被寵為請封后結權選侍亦請封鄭太后相引
重　上仁孝心知不可未能顯絕壬寅召輔臣問遼事
銳意勦除朕不惜費計安封疆輔臣請下舊點史沈二

相命再舉五六人發五千金克運餉餽費無煩鄭傳旣
卽位天顏和而莊廷臣舉手加額稱慶辛亥定三六九
常朝乙卯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胗視十四日　壽節傳
免十二日爲御門視事之初力疾彊出　聖容頓減時
鄭貴妃尚在乾淸宮進侍姬八人　上體始憊內醫崔
文昇用藥藥固下利劑也　上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
支離床褥聞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
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爭因傳立
皇太子十四日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肰
謂　上已必不起鄭圖太后李圖皇后共挽皇子附已

看承諸宮侍俱不得近皇子時亦同人泣謂　皇貴妃
從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是了庚申擬　神宗諭給事
中䜣應嘉以恭靖未盡厥美乃改定漣光斗倡言于朝
請詣大老約貴妃侄鄭養性請貴妃移宮并辭封太后
之命辛酉上　神宗皇帝諡畢廷臣大集松棚下召鄭
養性至吏部尚書周嘉謨諭曰先朝不早定國本歸罪
汝家今乘至盛而不返衆讒未息若宜代奏固辭封何
久處乾淸宮萌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噍類矣養性奪
魄而退傳貴妃知之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尚未收
閣臣同諸大臣具疏乞還愿諡內臣奉皇長子居慈慶

宮 上一意靜攝此時閣臣謂宮中事非外臣得與聞
又謂移宮爲離間連抗聲折辨謂 上操心慮患爲日
已久今得爲不爲誰任其責于是有喫鄭李家飯做鄭
李家官等語甲子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入閣何尚在家
劉韓新受事未及有所發明而 上特注意舊輔葉向
高遣行人特召從哲慮壓已上特之未發中外昰皇
上疾日加甚矣諭二月初六日立 皇太子壬戌召閣
部吏科河南道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
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人視疾則數夜不得瞑日
食粥不滿盂諸大臣再問安後得頭目眩暈身體軟弱

不能動履之言乙丑連奏　皇上續承大統哀思勞瘁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病也鄒內官傳出全是用藥差悞以致困頓如此則內官崔文昇之爲也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　皇上日日萬機煢煢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虀粉不足贖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尚寘賊臣于肘腋間哉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宜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至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

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
司禮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如知 聖躬不安非與居無
節侍御蠱惑以解道路紛紛之口耶疏臣接都督僉事
鄭養性一揭爲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事因恩 祖
宗典制難于 聖明當已有裁決養性所稱爲封者尊
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碍 皇上非可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輕
自卑之理宮嬪無可妄自尊之事皇貴妃今後養老別
院省心回念正所以善安其分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
有終與殊恩無已也丁卯傳錦衣官入宣兵科楊漣并

召閣部科道意　上且杖漣示傲既入目注漣久之各
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慰中外懸望
卒來再召見諸臣於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皇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漣諭云朕見卿
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
極後勞着些又未得安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方從
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上曰朕便令他
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請　上慎醫藥
上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
自皇子曰哥兒你說一說皇子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

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　上又諭冊封皇貴妃禮臣言二后封議　東宮冊立諸典禮當次第行諸臣乃退

甲戌　上再召方從哲等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十期宜移近日吉期以慰　聖懷　上因顧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　上喜命進藥諸臣

復出令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决須臾乳媼至　上
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　上飲湯輒喘逆藥進
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
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末可灼出輔臣邀詢之
可灼言　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
趣益急因再進訖輔臣急問藥後何狀云　聖躬傳安
如前是日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宣
急召諸臣趣進而　龍馭以卯刻上賓矣蓋九月一日
也丁丑御史王安舜啟　先帝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

突聞賓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
爲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忽接邸
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夫　先帝之
脉雄壯浮大内結煩燥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
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虚火燥熱之症
幾何而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藉口臣獨
恨其膽之大也以天地百神擁護之　聖體而敢以方
外下吏不叅衆論自神其術真是包天之膽而又挾妖
術以欺人倚與援以敗類罪在必誅乃蒙　殿下頒以
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能起死回　上乎竊謂

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耳人見其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詡之而不知其線索關通知有宵小不知有君頃刻大故豈忍言哉盗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謬而薦之不可言也夫使賞之不須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一介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亦不能嘿嘿矣臣亦知機關已成言之無補幺麽不足以辱白簡但事有關係宜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所不敢動耳 上曰李可灼當 先帝病革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罰俸一

年

御史鄭宗周啓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愼 大行皇
帝一旦崩逝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下三法司嚴鞫是
否故誤有無謀使若屬有意速應窮究以消不軌即使
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逮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
昇尚然不問將姦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 上曰
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
錯誤令司禮監查明奏處
己卯御史馮三元啓李可灼輕用其藥陷 先帝於倉
卒中外人心共懷憤恨以爲誅之先加必此人也未幾

而賞行矣臣愚不知此賞爲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
之始議罰臣又不知此罰爲何名也夫賞與罰不並行
可灼宜賞則不必罰宜罰則不必賞今初賞不聞議罰
旣罰不聞奪賞使賊臣揚揚猶篤言於　先帝不可救
之疾而逃其誕妄之誅也夫疾誠不可救矣藥之何爲
許世子不嘗藥猶曰弑君況此親下手之人乎數日之
間作此舉動大駭人心遠騰物議如可灼者重則當斬
首以謝　先帝輕則當削職以竄遐方罰俸而已何以
令天下詔後世乎　上諭有旨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參大學士方從哲言崔文昇輕用

下瀉剝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
從哲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　君父性命敢作私交情
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之例何辭於弑君
之罪乎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
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
癸巳南太常寺少卿曹珍奏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憂
勞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爲姦黨陰
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
册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乂蓄逆志必有一擧實
不意其猝遽之中敢以陰蝕之計復爲醫藥所傷而身

賴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愛子亦未一聞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眞爲
宿證眞爲哀毀所致乎葢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
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先朝恩
幸猶存內庭處分不易則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
自有存如旣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可竟不
問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
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
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有書之者
而獨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

必戮臥逆黨于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盾弑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弑逆豈必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文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輭一證是否青宮宿疾至於查明藥方有無違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弑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

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爲何羅此異證僅三十日爲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

甲午給事中魏應嘉奏輔臣方從哲票擬多乖崔文昇宜誅及于寬政夫法在必行輔臣旣以不忠名之矣可使不忠之臣輕處以降職閒任之條乎而其票李可灼曰養病去可灼何人鴻臚何官進藥僥倖待以不死猶有餘辜而乃以優崇大臣之　旨爲厶膺䏲卸之地說者以爲可灼進藥實輔臣薦之對面和藥以進乃輔臣

主之令不虛矣 上月會奏票擬取自上裁也後言官
論事務虛公詳審不得詆誣紛淆
十二月壬戌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君
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
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
侍者非忠其理人所易明此今日君臣父子夫婦之定
案也今鄭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
一爭册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 如近日召還之王德

完丁懋遜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
猶可諉之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持挺打入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使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
確有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御門
召諭若非韓光祐之面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治
而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
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旨哉其言之也況當
先帝御極之初奕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
參進矣張差之梃不靈則投以麗色之媚崔文昇之藥
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

甘棠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皇上獨不動念乎今即貴妃乞憐止宜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孝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崔文昇必不可不磔若皇上竟置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尚書黃克纘身爲九列受先帝恩𥨊不薄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先帝力請尚方誅文昇之屬爲先帝一申冤爲忠臣孝子一吐氣豈其心獨與曹珍異耶上曰前事不必追論餘已有旨

給事中魏應嘉奏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人皆

痛恨誰敢直言楊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捋鬚智
巧不虞　九廟有靈且爲震悚忠收　帝嘆心有天知
嗣後以七品小官顧命同受於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
彩感動上徹于黼扆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將臣等
皆爲失色漣獨處之恬然定見定力眞可謂純白不二
心之臣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皆臣等得于目覩忝
在肩隨而愧於後人者也
辛酉正月丙戌給事中蔡思克奏唐元和李道古薦方
士柳泌合長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
灼揚揚晝錦綱紀凌夷莫此爲甚不斬可灼并罪薦可

灼之人於昭之靈必有餘恫者
四月戊寅光祿少卿高攀龍奏　先帝虛症廝醫亦能
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
也在律故違本方殺乎人者皆斬况于至尊乎　陛下
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懣不平今文昇復
潜住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
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葢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
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人
不同張差劉保爲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
下事當其可爲則綵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

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
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卽正典刑則人
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國家之紀法一明天
下之神氣一振然後凡事次第可行也　上曰崔文昇
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
已卯禮部尚書兼學士孫愼行奏綱常大分宜明弑逆
顯形難掩　皇考賓天雖因夙疾實繇醫人進藥不審
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
院官呈方藥明飮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

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寔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勠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闖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傲然含糊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薦可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及可恐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臣以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

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郎忠愛深心欲爲
君父隱諱其敢不直書乎纔進藥須臾　上崩恐百口
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于此
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
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之態即彌留之
際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
云内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
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
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

主持一任其行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爲卽事不
成亦已任其咎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
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謚稱恭 皇帝事諡議
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禮部奉行而已夫宋之恭端
已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晉恭
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
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
寧夏平播功[illegible]無前豈無他美謚可稱而比降王遣裔
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眞不學無術至此謬盭實

乃咒詛君閔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爲遜忠隔晩業偷珠寶藏之從哲此事朦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諫微一言若非九卿倡言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
上幾無駐足所恐 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
報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往
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

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恐　冲主之髫齔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反覺勇猛嘗試竟致君父溘先夫進藥尤可為忠愛而三事尚可為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令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上亟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决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央疽去蠹時矣若從哲之弑逆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讐慰　皇祖　皇考於九天何以

彰不軌之罰錮姦臣逆賊於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
赫然震怒毋訪近習入其攀援中毋徇忌諱入其布置
中立下臣章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
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並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
刑如臣言無當即重治甘心 上曰舊輔方從哲素稱
忠愼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
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
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
無罪令並議以聞
壬午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孫愼行有疏論臣言李可

灼進藥爲臣所進致損　聖躬不勝驚駭惶汗此何等
事而據傳訛之言欲加臣以不赦之罪臣安得不一言
明之　皇考卽位之後哀痛加以幾務煩勞舊疾增劇
醫藥不效舉朝皇皇適鴻臚寺丞李可灼見臣及同官
劉一燝韓爌於內閣言有紅鉛丸藥可救危急重證屢
試有驗願以獻上臣等以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時勲戚
文武俱進朝問安因令可灼與衆共議久之不決而退
迹　皇考疾革宣英國公及臣等九卿科道官入宮視
疾諸臣恭候萬安　上備述連日病狀因問聞有鴻臚
寺官今在何處隨遣中使趨召及至卽令診脈可灼奏

病源及治方甚悉　皇考大喜立命和藥臣等出至宮外與羣臣再四商確多有謂其可用者雖不敢一人主張而一時望藥之效望　聖疾之瘳則人人有同心也時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可灼調進進畢　皇考亟稱忠臣忠臣許以優陞將就寢諸臣出候乾清宮門外至申刻中使傳出自進藥後　聖體頗覺舒暢思進飲食諸臣無不喜躍而退當日進藥始末內外多官萬目共覩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今英國公張惟賢輔臣韓爌冢臣張問達等俱所親見　皇上可召而問者如是而謂可灼為臣所薦紅丸為臣所進乎慎行驟開道

路之言信以爲真不覺發憤痛恨一至於此惟是弑逆
二字古今極惡不惟臣子所不敢爲亦臣子所不忍聞
愼行不問之縉紳不詢之長安公論不質之當時其事
親見之人而遽以此加臣無乃已甚乎　上曰覽卿奏
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言已
有　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
四月癸未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
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樹立者恃此信史憶過南中諸
士縉爭言　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先帝无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

聞既入都門問　先帝一月仁政幾美堯舜宜速登信
史諸臣曰說到　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
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藩孫慎行
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
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
之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
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生靈將　祖宗櫛風沐雨
一片東方土地盡屬　人試問其誰秉國成而使　先
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鯨
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投林一

世恥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爲風憲之官名
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
未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陛
下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剖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
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曰
酌損之言斯酌其損之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科臣惠
世揚言之詳盡損之之道早一日紓臣民之紛結其禍
速而小遲一日違士民之憤懣其禍遲而大臣等豈不
細加參酌特以臣紀當肅公論當申令綱常墜而復整
日月晦而復明斯臣等之心也而一代直筆于此可定

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眞實錄眞史筆也僉議惜其歸矣夫國史不書野史必載載者或出名筆則國史反輕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脉失今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爲　先帝計即爲陛下萬壽無疆計爲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爲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陛下熟思前年之光景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勑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
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發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
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
據奏不勝疑憤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時會奏久不上尚書黃克纘送議吏部抄傳于外大約
用從哲辨疏惟增可灼袖出萬春書一卷載有此方句
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着據實會奏以
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義至情欲使天下
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飲食之微皆不敢
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

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
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逭之
庚申御史江日彩奏稱惟李可灼紅丸一事果繇從哲
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朝臣子自有耳目即謂從哲
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可灼
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繼進　九五龍昇
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罰可灼於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
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謝天下
給事中薛文周奏　先帝彌留之際崔文昇用泄藥李
可灼進紅丸而薦引可灼者則逆輔方從哲此天下臣

民所共聞也業已奉　旨據實會奏不意尚書黃克纘硬替從哲力庇可灼據其疏詞既曰可灼自欲進紅丸又曰入宮問安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丸藥着喚他進來夫　先帝深居大內何以知鴻臚寺官欲進丸藥此豈無人汲引而然至末一段復辯進藥且爲可灼欲爲　先帝少延無之壽是又以可灼爲忠於　先帝也夫庸醫殺人或故或誤猶有正律況　君父之前可輕試無妄之藥耶

皇上乃　先帝之子　先帝之讐　皇上所必報今克纘在　皇上之前敢爲此欺朦之語其罪可勝誅哉克

績之意見得數年以來深根固蒂爲所欲爲舉朝敢怒
而不敢言因於會議之際突出此疏使衆臣議論俱不
敢越彼意思之內其心其膽在昔指鹿爲馬之姦所爲
不過如是也伏祈　皇上將克績疏與臣疏一並會議
克績是否忘　先帝之恩是否蔑　皇上之法是否與
從哲可灼關竅相通亟正刑章庶姦逆本末與舉朝之
公議猶不至以克績一片紙含糊不明此　皇上之孝
思不容已而天下臣民知有綱常知有法度實在此舉
也
尚書孫愼行奏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

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又云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己而惟言己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待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諡柤宜與否如何而恐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請逮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己實進之何寬貰如是夫賞金可諉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諉乎孫前

則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蹤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弑逆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旣知愼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二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嘗有情節豈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

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
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逞
矣 上曰已有旨會奏
辛酉御史張愼言奏 先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
而從哲遽敢以 君父爲嘗試僥幸之藉有心無心姑
不必論而罪已不容誅矣又 先帝虛怯之證崔文昇
攻以剋伐之劑崔之罪與李等嚴於李而寬於崔非法
也今可灼奉 旨回籍調理之 旨再得升遐後五十兩之
賫庸醫誤人者罪爲常人言也今不幸而在至尊縱不
加等而猶得揚揚出國門從哲於此果毫無遺恨否夫

先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然人子之於父母也雖加一日愈於已李可灼崔文昇實促之使　先帝丞棄群臣以抱終天之恨何能自已又　先帝德政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孀處傾城男戎不勝再設計於女戎寶玉大弓賄竊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寓目耶從哲一人無足深惜遽膏斧鉞頗關國體然從哲原不愛名口誅筆伐甘心如飴無已姑如所請將官階錄廕盡行削奪彼固德清人導之出疆使自收其田里老於菟裘薄示不與同國之義更有一字之斧鉞以懼後之為從哲者國法

公議均得之矣下所司

六月戊辰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先後彈者主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楠傅櫆御史吳甡安伸溫皐謨等甚衆

七月庚子給事中霍守典奏　先帝上升咸歸咎于崔文昇之用涼藥以洩其元氣李可灼之用紅丸以助其邪火且因而責備舊臣謂始也不能防君側之隱禍旣也不能止小臣之倖心究也不能討二臣用藥之誤

明言處分于輔臣則曰票擬太輕又曰朕念　兩朝舊臣歲久又曰事關國體不必苛求雖未加以斧鉞之誅

而一字之嚴姦臣之心膽已寒矣可灼李解究問罪人斯得公論可明惟文昇未經究問令再發遣南京刑法不無稍失其平臺省諸臣參文昇者不一有謂其誤用凉藥泄瀉太過以致　先帝不起者又有謂受人主使而以數片之改明代張差五尺之梃者臣雖未敢遽信然未經究問切論無以服天下之心而慰　先帝在天之靈宮中府中均有三尺之條在可灼解之而使來在文昇遺之而使去亦何以服可灼之口哉況文昇果有他腸罪不止于遣如無錯誤罪不至于遣而爰書未成罪名已定亦且無以服文昇展辯之口臣謂當與李可

灼併付法司嚴審究問如奏辯已明當日所用何藥所
合何方同進藥者何人　先帝何證何不明白執奏抄
傳天下乃以一時不明不白之語滋天下萬世之狐疑
邪
給事中沈應時奏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
自來矣前有張差之梃其事甚顯而以風癲二字結案
後有崔文昇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辜至李可灼
非御藥供事之人也胡爲乎有紅丸之進乎竊謂鴻臚
與醫院原自分職大漸之藥物豈可雜投以　君父爲
漫嘗以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可灼罪不

容死夫復何辭戎政尚書黃克纘會議一揭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繼言閣臣未嘗使可灼進藥藥乃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克纘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促之也此實可灼死案之一證也克纘以司寇之長受顧命不勸從哲討輕易進藥之罪又從而為之辭與從哲票囘籍之意如出一轍大抵是案也在李可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輔臣當聽之公評在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昭矣

戊子給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愼行痛　先帝崩殂討舊輔臣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葢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百端至藏畝毒于女謁俟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剩燥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迄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弑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

名爲弑以盾爲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乙
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脈也何以迄
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
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爲委
之於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
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僻所謳吟之堯舜一旦
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眞無人
心者且賊必有所恃或先之或後之恃從哲也于逆爲
志干罪爲魁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
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

叅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
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
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癸巳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官奏曰
竊惟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
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
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辯疏都御史鄒
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辯疏此事于國家重有關係
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
藥之罪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辯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

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至公各衙門送到議單并疏奏本內不能盡書另彙錄一册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叅疏及各議單叅之衆論證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以後用發旨辦疏蓋責司題會議也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皇考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係于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

十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參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脈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辯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爲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非望之

福而　龍馭上昇舉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勑行
拿解可灼于法司究問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嘗半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闖進大黃凉藥且兆藥之進又寂
無一言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勑逮文昇于法司從重
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除二惡肅法紀而洩
公憤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
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之心發慷慨之
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
懲創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今史館已開實錄之成在
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毋庸臣等贅言為

也　上曰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
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
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
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
游致邪佞亓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兩朝舊
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拿解法司
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
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
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十月刑部問李可灼發遣依擬

會議紅丸之誤除前議持挺同聲五十六人外尚有尚書汪應蛟王永光姚思仁侍郎丁懋遜陳大道陳邦瞻李宗延僉都鍾羽正通政何喬遠大理少卿饒位扶克儉曹于汴科道二十餘人其他兩持者往往有之而宗伯則先已告歸矣諸逆進得志可灼赦歸與冠帶宗伯行成崇禎返正吏部議起發列可灼名而遺宗伯有爭者乃得與諸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丁巳三月詹事公補疏　先帝以神宗元子倫序已定　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　皇考無東海不安之意而先後大小諸臣揣摩窺覘將順失圖欲速者希定策

之功遷延者爲容悅之計遂使皇東激怒盛典遲回虛事謬談異議層起于是繳還册立之後並無此事思之不得其解或者詳册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竑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以及龐劉之邪謀張差之徂擊而逆亂極矣向非天地照臨鬼神擁護禍可忍言哉然而　神祖之眞慈未減睿斷未搖雖梟心靡革蝟譖不休則何益矣臣蒙　聖祖簡拔爲東宮講官恭欲廣輔導之員藉保護之力而向來醜類忌臣恐有開發先事刺譏哆口張頤立成定搭以歸向東宮者謂之小人不向東宮者謂之君子設東林淮撫爲陷阱而盡除朝士之清流增朝邑武進爲

科條而陰剪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臣內懷隱憂語有外泄幾被中傷引身不出當時忠智之臣頗亦聞其梗概也

庚申十二月御史方震孺疏　皇祖英明天縱誰不知其慈愛　先帝乃聖心原有獨見而羣下過于私憂于是有以貴妃不同封而爭者有以閣臣密揭欲遲冊立而爭者以儲教宜預忠言彼斥而爭者有以早定大計國本伏搖而爭者有以三王並封而爭者有以出閣講學而爭者有以冠婚冊立而爭者諸臣爭之不得至于或降或斥或罪至戍烟縹緲不歸瘴癘之魂杖瘢糢糊

曾染衣裾之血在諸臣所甘者一鳴所輕者九死而
皇祖雖棄其身而卒陰用其言主聖臣良照映今古臣
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而不惟是也 孝端皇后居
恒顧復 先帝即屬毛離裏何以篤焉風聞 孝端之
阽危于是科臣王德完有恭請篤厚 中官一疏人知
其安 孝端也而不知正以安 先帝科臣毛士龍所
謂夾日虞淵豈虛語哉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猶
不惟是也一變而福藩之剪桐屢經反汗禮臣孫慎行
等叩心補牘預傳艘艎之齊集托以文武之同呼而之
國如期離城早建此其功誠臣子所不敢居此其心則

人臣所獨苦矣猶不惟是也再變而有僨差之事夫差即癲人乎然不癲于他所而癲乎元子之宮　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矣于是科臣何士晉等有逆謀稽訊等疏惟將　皇祖感動召諭羣臣立決三豎雖小臣之披肝不無過計而意外之叵測賴以全消此又　皇上之所耳聞目擊者也今先後諸臣存歿已相半而　泰昌登極一詔存者擢用歿者恤錄生幽谷之陽春枯骸日于長夜則諸臣未盡之餘年多既朽之枯骨業得感風雷而見天日更何言哉所痛乎國本者流落孤臣鵷班之有色而殷憂　先帝竟龍馭之難還　九廟有靈

卒不危于青宮之癲漢而折肱無念反連禍于肘腋之閹人使萬年有道之　聖君僅爲一月太平之天子此數天共憐即江河爲淚不足以盡臣涕泗之縱横也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朱史氏曰　神皇以元子氣體清弱稍遲册立長幼之諭旨甚明前後之召對甚確只因鄭貴妃在側福王年次相逼中外生疑封章數上因而發怒謂爲市名謂爲結黨謂爲陷朕不善至易化爲至難至平變爲至險小者貶大者與杖謫爲民王文肅再出啓敝舌穿請得出閣講學久之册立冠婚又久之福王之國事已大定矣

而貴妃潛伏衆猶揣摩張差之闖猶曰事關皇上難以
盡法殺一人滅口未爲不可紅丸之進事在臣下不赦
之佚人人得而誅之乃以門面話逸此大憝結此大恨
幾成黑暗世界諸臣群起而爭要自立志成忠今其疏
具在彙而存之十不得三天討雖稽筆誅不貸正論雖
鬱邪臆尚鬱廷臣之報　先帝亦可以無憾矣
續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爲他人發揚盛美
也要與一書先敘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誣妄詈無所
不至然後綴以駁者之疏其人謂誰則楊維垣趙興邦
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何人肉足食

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不啻百十人或死或擯其
疏稿未必盡存子孫未必能盡能守纂者亦安能一一
搜集而要與收之略備借　聖天子威靈既藏內府又
下郡邑遍散民間幾與六經四書並行可謂齊矣未幾
內府告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于爭者無不
擊節歎賞于駁者無不切齒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
恨可羞穢莫加焉罪莫甚焉是殆天奪之魄自投穢廁
中唼唼有味而沒頂不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詬其二又
嬰大僇如劉廷元如岳駿聲對質求勝猶曰常情又盧
維華者天分儘高筆底甚圓只以一外轉憒憒入其中

兩出疏爲助旣躋崇顯欲以覘師避 逆賊之染計甚生
平果可當此任而事則已無及矣廷 元自請薦兵亦是
此意二人與駿聲皆有才皆可爲平 世卿士吾甚惜之
如逆賊旣害多少〻〻人又累多少才人從古已然立身
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一 濃則 思過半巳
壬辰大學士韓爌奏臣自丙辰秋備 官講幃伏覩 先
帝和粹之資溫文之度與諸臣欣相 頌慶至巳未秋傳
聞感冒靜攝葬値 皇祖考妣相繼 大喪比泰昌元年
八月一日即位十二十三日御門諸 臣覩 聖容癯減
以爲勞毁先是初十日後聞御醫診 視閤揭問安二十

四日臣與輔臣劉一燝入閣辦事以後同從者辨事增者云　帝答語多款遂四日不如此便好了又云輔臣劉一燝語臣其稱兩人用此尤損益參半又云可為至恩善門具本進藥方　先帝召見羣臣時被衮憑几儼然顧命　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彷徨操藥而前籲天以稱臣子到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于心實未出于口　龍馭上昇臣民哀慕搶地呼天凡今所爲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于口抑且不以萌于心伏念　先帝睿聖夙成慈仁天植臨御僅以旬月而恩膏被于垓外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而值　兩朝鼎[illegible]之遽膺四海喪考之悲即稱臣忠憤之激談輿還逐驚

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如何情景乃進藥始末實是如此若不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而加之好德考終之聖主恐　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　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先臣拱謂不忍　肅皇抱不白之寃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與天地古今之大變者又再見于今日臣是以據實陳奏臣冉一字一句　皇上所見所知渙發玉音諭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摩者勿以信史爲謗史　先帝融朗之令名　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矣當日親見大臣宜同臣言　先帝陟降庭止實鑒臣言　上日覽卿奏事情

甚明已有旨

朱史氏曰紅丸之談首輔方從哲極力推開然終不能揜爲何人引進第曰與衆共議歸之　皇上聞而宣召所謂彌天以壓之莫敢牴牾者十三人中引英公張惟賢輔臣韓爌冢臣張問達爲證事之低昂必係内閣閣中最重班次當日班在先者有劉一燝劉同赴召何以不引而引韓明明乎劉有異議不可覆舍而之韓韓厚道人出疏剖白忠愛悲切之情溢于言表其含蓄總在不忍二字筆如其人劉之寫只與否不可知而黃司　恐揭已先出此衆人所深喜深願而要之六卿大須擬議

刑卿攘臂而起投冢卿之機關禮部都察院之口苟無
所窺與安排布置妥當安敢輕發老奸本末于此可見
天下事載理而行乃彊弱衆寡勢之所分又能移奪舊
轄世居京中當國久劉韓新拜兩家門生故吏甚盛文
昇之黨彌縫于内黄欵歷中外資望最深所至氣岸聳
人閣與部合内外小大漸相湊合霧濃則日色爲掩炮
震則鐘聲不揚宗伯與衆之執議者口不得開即總憲
亦退聽又旦繼宗伯而逐矣兇之可灼不損毫毛族欲
推用全兇人以詘正論無復顧忌或日難以成獄蒙諭
劉文泰之獄非耶若以王金爲比金之藥用在平日追

論治罪新鄭得以爲辭令申刻進允劇而吁呼未明殂
落藥力甚健催之甚速略無有任其責者于心安乎若
日留不美之名于人間則　泰陵何嘗以聖新鄭與徐
文貞作對本末甚明諸公與孫宗伯作對其故謂何吾
不敢深言閩宗伯投揭閣中隨州初至見而怫然退而
大罵考之則舊輔汲引同升輔臣一歸郎同死灰獨京
居者灰中一線可以通天微乎微乎就中機括識者固
已覷定矣
庚申正月詹事公鼐奏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有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竪剌心擲冠投袂仰

屢停歎竟夜徬徨又歷閱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恠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不覈之譽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爲之辯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中齎諮密諭惟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眞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賁兩代光明謐靖之治

壬申尚書黃克纘奏臣惟古今立國惟此三綱五常人生天地間無此綱常則中國變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

矣臣近見禮部尚書孫愼行疏論 先帝將晏駕時李
可灼進藥事引春秋許世子止弑君欲以爲舊輔方從
哲罪奉 旨着當時親見其事九卿科道官會奏臣以
冢宰爲百官長自當具疏臣可無言巳經數月適冢臣
於內朝房催臣會奏又差人送刻過禮臣閣臣諸疏催
臣合疏又至臣寓催臣臣以事關會奏即對 君父之
語且將入會疏故語俱用奏疏體臣稿末原無奉 聖
旨三字給事中薛文周急欲論臣意臣巳上疏叅臣假
借會議黨護姦邪臣具疏以辯一意乞休文周又上疏
謂臣垂涎大拜不宜遽擬閣體以揭進 御前又謂臣

揭當類送吏部奏進何爲發抄臣觀今諸臣一疏一揭至纖至微之事無不抄傳臣所奉何等　旨意所[illegible]等大典顧獨以發抄爲臣咎乎皆不足辯但謂臣絕滅綱常昵私交而忘大義百年之後與　二祖　十宗何面目相見臣不得不就此事一　發明之夫文周主禮臣之說引許世子不嘗藥以弒君罪從哲臣竊謂其欲附于忠而反陷于不忠者以五常中無禮與信也凡春秋書法外國之君見弒則直書曰其弒其君如宋督弒其君與夷務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內君見弒則諱其事而但書薨不書地書葬如魯隱公見弒于子翬而書曰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魯閔公見弑于慶父而書曰秋八月辛丑公薨是也夫君弑不書正以臣子所不忍言胡安國所謂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夫魯君果弑于其臣孔子猶且諱之況非被弑而可强名以弑乎即許世子止之事乃外國事也孔子書以弑君左丘明爲素臣其書于傳曰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夫瘧非速死之疾藥出于世子之手而卒在飲藥之日據事直書止將何以自解然公羊傳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

斷止也蓋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猶以用藥偶誤得從末減今李可灼進藥用效不無從俘嘗試之罪而先帝疾革呼問自有急迫求生之心而必欲以人臣之不嘗藥歸坐爲弑則在宮在官人人可諭矣夫 先帝以天年終今已埜矣一月御天千秋稱聖臣子不能歌誦盛德傳之無窮則亦已矣而强誣以見弑之名使之抱恨九原可謂有禮乎加以諱言之事且請速修實錄貽笑萬世可謂信史乎大抵此時人心險巇巧于陷人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投于其中而不能出如 皇考未嘗不終于正寢而欲擠人于弑君之罪者直目之爲弑

逆是同　皇考于漢質帝也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瘠媚臣至以毆死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爲詐皇后也於事爲失實非信矣於　君父君母爲誣誣太無禮矣無禮無信三綱淪五常絕矣今夫市井小民稍知禮義者其父母病偶爲庸醫投反病之藥而沒尚隱忍不欲告官恐被父母以身殺惡名爲子道虧臣懼薛文周方自賂不忠無以見　先帝於地下不暇爲臣憂矣

庚辰給事中方有度奏李可灼一事方從哲身爲首輔不能討賊反行賞姦禮臣所謂縱無弒逆之心却有弒

事此實錄也黃克纘言官信口一疏或亦別有所為乎
引父母為庸醫誤試一段而含忍者為孝子以首告
為薄惡夫克纘信以為人子之心能若是恝與率天下
而為亂臣賊子者必此之言夫
乙酉御史徐景濂奏項臣撰修　光廟實錄先禮部尚
書孫慎行疏叅舊輔云云方　皇考召見文武囑輔太
子益已自知無起色矣不虞賓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
舉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嘗藥之么麼可灼安所逭三
尺僅僅奪俸回籍乎哉寬太縱矣責以不誅姦之義從
哲當自心悸而必曰為醫進藥有弑事焉匪重誣舊輔

也正輕詠　先帝也夫紅丸之即利办臣何敢知第想
皆日同受顧命立藥日之旁雁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
英國公張惟賢等不敢羣信毋亦勢處羈留主與臣交
迫于同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則亦同謀弑逆大惡誰
甘獨承豈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思居宗伯獨
抱孤忠耶　光廟實錄既已闢館纂修今慎行疏經會
奏是非當聽之公評而權攬總裁筆削或疑其私臆顧
皇上慎重鉅典　勑下閣部再加酌議益有弑逆而護
弑逆則護者為亂賊攻之者為真忠義無弑逆而誣
逆則捏者非忠義為所捏者豈真亂賊以好德考之

聖而書之曰弒視　先帝何如主視　陛下何如主哉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寬姦邪無輕言以
以傷　主德以玷國史
三月丁丑給事中汪慶百言可灼用藥一節吏部癸刪
科道建議言人人殊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
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夫小大之獄未有衆
證不到而可招詳評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
新參也慎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嘗衆證
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　先帝果繇可灼賓
天可灼果繇從哲進藥此其本末非親見莫能悉春秋

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不討賊筆之聖人垂
今議者猶爲紛紛況以新案傳古議乎且當日比肩諸
臣不聞沮其進且甘同其賞非愼行此疏將終存而不
論耶旣有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人以定此公案不
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尚書張問達黃
克纘皆親見人也臣衣當日二臣外有英國公張惟賢
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賊黨藉
謂四大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
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
臣能議者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

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叛逆之名臣何忍默

臣不能議者乞勅四臣據所見聽　皇上處分

朱史氏曰以上四疏宮詹老儒不道其變黃克纘以雄

辯濟其邪說方給事騤之婉而實切徐景濂黃之同鄉

挺身祖述梟聲旣高鳳音俱寂葢黃之言曰令市井小

民父毋偶病庸醫投反病之劑以沒隱忍不告官恐被

惡名是矣抑有義憤之僕將醫嚙其唇碓其胸碎其箱

誓與共死者爲是乎非乎念綢繆薦引之舊加饒加饒

者爲是乎非乎旣以饒饒者爲是反繫義憤之僕謂出

不祥之語加不美之名欲重治以謝庸醫可不可乎嗚

則
父母被人誤殺其不復仇決矣春秋一書莫重
于討賊不據孔子之正文而引左氏書雍公羊書臺爲
言何居至魯隱魯閔之諱正以不討賊爲恨爲嘗日君
臣罪而豈有所隱避于其間就事論事則可援古事證
今則可然猶必于其倫敢于引經又敢于即引春秋而
別爲之說于是汪慶百請專以四臣爲主更添一足安
筆之聖人至今議者尚爲紛紛誰是紛紛侮聖裂經吵
然不徹一至于此于是信孫宗伯千載一人也孔子引
嘗討得一賊春秋亦懸空之書豈必其言之行然人猶
凜凜知畏畏者真心發動決當提醒不畏自近日始然

心雖暫死夜氣猶存死者一二人不死者千萬人

之蔬終難埋滅推之入相抑之不入相何足毫毛[illegible][illegible]

也